

# 天下第一

• 杨晓雄 张永和 著

丑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# 天下第一丑

• 杨晓雄 张永和 著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

(京)新登字 002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天下第一丑/杨晓雄,张永和著. - 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2003.7

ISBN 7-02-004229-5

I. 天… II. ①杨…②张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3)第 030710 号

责任编辑:龚 玉 装帧设计:康 健  
责任校对:龚 玉 责任印制:周小滨

天 下 第 一 丑

Tian Xia Di Yi Chou

杨晓雄 张永和 著

---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

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:100705

北京市人民文学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 425 千字 开本 880×1230 毫米 1/32 印张 17.125 插页 4

2003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 2003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-5000

ISBN 7-02-004229-5/I·3210

定价 28.00 元



夏雨饰演刘赶三



朱媛媛饰演柴秀姑



胡可饰演五格格



梁冠华饰演路登高



马羚饰演慈禧太后



剧照



剧照



剧照

# 目 录

|         |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--|-------|-------|
| 第 一 章   | 玩物不丧志 | / 1   |
| 第 二 章   | 快婿不乘龙 | / 35  |
| 第 三 章   | 罢试成亡命 | / 54  |
| 第 四 章   | 患难有知音 | / 71  |
| 第 五 章   | 酒醉驸马套 | / 87  |
| 第 六 章   | 梦醒金銮殿 | / 104 |
| 第 七 章   | 有情作无情 | / 119 |
| 第 八 章   | 举子成戏子 | / 133 |
| 第 九 章   | 立誓精忠庙 | / 155 |
| 第 十 章   | 重逢宏济堂 | / 174 |
| 第 十 一 章 | 大闹都察院 | / 191 |
| 第 十 二 章 | 计斩花太岁 | / 212 |
| 第 十 三 章 | 巧骂六王爷 | / 233 |
| 第 十 四 章 | 误入君臣斗 | / 248 |
| 第 十 五 章 | 花好月不圆 | / 267 |
| 第 十 六 章 | 骑驴紫禁城 | / 283 |
| 第 十 七 章 | 咫尺天涯路 | / 298 |

|         |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--|---------|-------|
| 第 十 八 章 | 同流不合污   | / 315 |
| 第 十 九 章 | 智斗安德海   | / 327 |
| 第 二 十 章 | 黑驴祭法场   | / 345 |
| 第二十一章   | 天子醉花丛   | / 368 |
| 第二十二章   | 妙语破天机   | / 387 |
| 第二十三章   | 戏子揭绝密   | / 407 |
| 第二十四章   | 恩仇满天桥   | / 421 |
| 第二十五章   | 粉墨入丹青   | / 434 |
| 第二十六章   | 名丑卖道台   | / 452 |
| 第二十七章   | 智敢不义财   | / 471 |
| 第二十八章   | 红颜挽狂澜   | / 489 |
| 第二十九章   | 海底捞明月   | / 507 |
| 第 三 十 章 | 御审“十三绝” | / 528 |

## 第一章 玩物不丧志

在下这部书，不说先秦两汉，也不讲唐宋元明，单写大清国咸丰年间，在天子脚下的北京城内出的一位奇人，一位吃张口饭指着西皮二黄糊口的戏子。列位，别小看这位卖唱的伶工，他识文断字，有过功名，中过举人。只因为嗜戏如命，外带一身鲠骨，遇到不平之事，别说你是皇上的二大爷，就是万岁爷爷、太后娘娘，他也不吝秧子，照样给你个嬉笑怒骂，皆成文章，真是个响当当捶不碎砸不烂的人物，把个里九外七皇城四的紫禁城，闹了个沸反盈天。说了半天，这位爷是谁呀？他就是京戏名丑、画影图形在晚清大画家沈容圃所绘京戏伶工人物长卷画《同光十三绝》上的刘赶三。

这位刘爷，本不是吃戏饭的，也不叫“赶三”这个嘎咕名字，他原籍九河下梢的天津卫，家道殷实，祖辈经营药业，天津、北京都开着药铺，字号叫“保身堂”。父辈老哥仨，他父亲行大，下边还有俩兄弟。可惜刘家人丁不旺，千顷地一棵苗，老哥仨就守着他这么一个宝贝疙瘩，钟爱异常，真是抱在怀里怕掉了，含在嘴里怕化了，老家儿给他起的大号叫保山。山有岿然不动之势，再把它保起来，岂不是万年牢，即取其平安长寿之意。他自幼在家塾进学，请的老夫子是个久试不第的饱学之士，可教徒弟确有两下子。刘保山十六岁应童生试，没费劲就考中了秀才。数年之后，又去应顺天府乡试，又一举中的；本来按他的文章制艺，“解元”应该是他的，副主考本已点了他的头名，可正副主考官不和，主考偏偏把头名卷子拿出来放在下边，弄了个第二名的“亚元”。不过在那年头，举人老爷都能做县太爷，封侯拜相进军机的左宗棠，就是这时候的人，他一辈子也就是个举人出身。所以这也是件了不起的大事。不料，刘保山的父亲和他的二叔，也许是乐极生悲，全家染上了瘟疫，虽说开着药铺，有的是清热解毒的好药，可是治病治不了命，药石无灵，没

几天，保山的爹妈、二叔二婶就全一命呜呼了。保山悲痛欲绝之外，对科场给他带来的荣耀，反而有些反感，甚至认为刘家这场灾难或许是他秋闱得意带来的，所以，对功名举业便淡了不少，但是却更痴迷于歌场戏场，以浇胸中块垒。天津卫也有几个颇具规模的票房，票友之中也有几位艺压群雄的名票，像后来与谭鑫培、汪桂芬齐名、有后三鼎甲之称的孙菊仙，便是其中之一。而刘保山技艺也不弱，并且台上开窍，悟性极强，生旦净丑，除去旦角不“票”外，其余生净丑三行，他全能来。老生他又学程长庚又学余三盛，几可乱真；净学黄润甫；丑呢，他自己琢磨特成一家，尤其是彩婆子戏，更堪称一绝，不但票界让其独步，便是内行中许多工丑的伶人，也不断来向其请教。如此一来，这位举人公更是不务正业，把什么“四书”、“五经”、《四书集注》等圣贤之书，一股脑全扔在脖子后面，干脆整天泡在茶园里，饭可以不吃，戏却不可以不看。至于老爹给他留下的好几处药铺，他更是不闻不问，他惟一剩下叔叔刘光祖，既要照顾天津的总号，又要执掌北京的分号，北京天津二百四十里地，个月期程就要打个来回，把个刘光祖真要累得吐血。保山心疼二叔，也想搭把手分一分劳累，哪知越帮越添乱，大伙一致认为，刘保山不是做买卖当掌柜的坯子，爷俩也就都死了心，于是保山更寄情于舞台，高歌于茶园。刘光祖又心生一计，想给这位戏迷侄儿找一房妻室，倘得个一男半女，拴马桩也就把这匹野马驹子拴住了，哪料刚一开口，就让戏迷侄儿给堵回去了，说眼下票戏太忙，哪有工夫搞这闲篇，好像唱戏倒是天底下第一宗正经事。刘光祖差点没背过气去，从此再也不提这码事，倒要看看刘保山这个光棍能打到何时？

话说这一年又是个大比之年，刘光祖夫妻在天津过完了年，就要保山跟着他们老公母俩来北京参加春闱会试考进士。刘保山答应得别提有多痛快了，弄得叔婶忒高兴，不料他临了又饶上了这么一句：“别提多想去北京听戏了。”刘光祖脸上立刻没了笑容，当时就跟侄子约法三章：进京是赶考去，不是听戏去；进考场之前，必须在家苦读圣贤之书，不许出大门一步；不许接待高朋贵友，尤其那

些伶界票界的朋友。保山看叔气得够呛，怕把老爷子气出个好歹，便答应下来。

刘家在北京的分号，坐落在正阳门外路东的鲜鱼口胡同内，这是一条很热闹的长巷，虽然卖鲜鱼水菜的很多，但其他买卖也是鳞次栉比。保身堂在此巷内路北，三间门脸，用着七八个伙计；后院是制药的作坊，跨院是内宅；北房三间，东西厢房各两间；刘保山就给安置在西厢房内读书。没几天，刘保山坐不住了，就偷偷出了跨院，可到了药铺门口就被伙计拦住了，说掌柜留下话：侄少爷不能出大门。死活把住门不让他出去，气得保山跟他老叔吵了一架。可叔叔说连开这个分号都是为了他考进士，别的什么也甭说了。最后叔叔总算让了一步：只要考试完了，三场已毕，他就可以去戏馆子听戏，不过，考前不许再分心。保山想想也只好如此，便塌下心来好好准备制艺。

这一年的春天来得较早，二月刚过了一半，红的桃花、黄的迎春花，就蓬勃怒放。柳叶吐芽，新绿满条，晚风吹来，花香鸟语飘入刘保山书房，面对阳春美景，保山却也不为所动，一心只读圣贤书，只待一个月后进入贡院大显身手，要一举夺魁。

书到这里，饶两句题外话：近来看小说或电视连续剧，有关大清朝科考取士的内容不少，但往往与真实情况相差十万八千里，令人啼笑皆非，这里想就清代考进士的情况多说几句。

清朝的科举，继承了前朝的规制：乡试、会试每三年举行一次。乡试以子(鼠)、卯(兔)、午(马)、酉(鸡)等年考试，一般在秋季的八九月间举行，故谓秋试又名秋闱；会试是较之乡试更高一级的考试，开科取士取的是进士，地点是在京师，时间是丑(牛)、辰(龙)、未(羊)、戌(狗)等年的暮春三月。在以上规定的年份中举行的考试，称为正科；遇有皇上登极、万寿等特大庆典，朝廷又特诏举行的考试，称为恩科。

清代的会试仍同明制，是由礼部主持的全国性考试。各省乡试中的举人，经礼部审查合格后，由礼部发给咨文，同时还有赴京的路费，道远的还发给火牌一面，凭牌供给驿马一匹。到了清末，

虽然所提供的驿马并非膘肥体壮的骏马,而是体瘦毛长的羸马,但总算是个脚力吧。同时还给黄旗一面,上书“礼部会试”四字以为标志。那时的驿马相当于今天的公派汽车,所以应试的举人因有这种待遇,也被称为“公车”。光绪年间,康有为等千余名举人集体签名给皇帝写折子,便是所以被称为“公车上书”的原因。

笔者所以不惮其烦介绍科举情况,只因书中主人公刘保山要去参加会试,后来他还与科考有相当的关系,所以要先说个大概,免得今日青年读者瞠目。

眼看考期将至,明日便是进场之日,这天吃过晚饭,刘光祖便催促保山睡觉,他们公母俩却不敢睡,只和衣而坐,四只耳朵谛听着窗外。雄鸡刚叫头遍,刘光祖就将酣睡的侄儿叫醒。刘保山洗漱已毕,又吃了点东西,听听窗外的梆锣之声,正是三更时分,相当于现在的凌晨一时左右,刘保山在叔婶的催促下,一手提起了里边装着笔墨、食品和衣物的考篮,一手提着一盏灯笼,告别了叔婶,出了药铺大门,往西出了鲜鱼口,再往北行去往正阳门。

来到巍峨坚固的正阳门前,只见人声嘈杂,灯火摇曳,足有数千人之多,黑压压一片。原来这些都是应试的举子,正等待开城门放行。大约又等了片刻,保山只听北边钟楼、鼓楼上有了动静,鼓声咚咚,钟声叮当。大家发一声喊:“四更天了,开城吧!”众人一阵鼓噪后,又听吱吱轧轧之声,正阳门大门洞开,众举子全不顾斯文一脉,个个拥挤向前,蹬鞋踩袜子不少,呻吟哀号者甚多。保山看在眼里,挤在人中,心内甚不得劲。好容易大家出了关,一齐向东奔往贡院——考进士的考场。

出了正阳门,保山跟着大家往北先到了长安街,然后又一直往东,大概走了半个时辰、二三里路,过了几座飞檐起脊的高大木质牌楼,便看到了路北的一座大府第。它四周建着两道围墙,外围墙有近一人高,内围墙稍低点,也有半人高,上面都插满荆棘。保山知道已经到了贡院门前,四年前他考举人应顺天府乡试时便来过这里,如今虽说是故地重游,可他一想起昔日在号舍内受的罪,便一点也高兴不起来。

这时天已经渐渐亮了，借着晨曦的光亮，刘保山又仔细打量起这座既熟悉又陌生的地方。依旧是那宽阔的五间开的大门，向门内望去，东、西、中三座牌楼依然。东牌楼上书“明经取士”，西牌楼高悬“为国求贤”，中间四个大字“天开文运”。保山再踮起脚向内望去，里边的三层龙门看不清楚，只是第一个龙门上墨写的“贡院”匾额映入眼帘，第三个龙门上的光华四射的金字“贡院”匾额，在熹光照耀下，更是熠熠生辉。刘保山正看时，突然贡院的大门嘭的一声被打开了，从里面撞出数百持枪挎刀的号兵来，最后是一个三品亮蓝顶子的负责巡绰监门、搜检夹带的干员，坐在一张公案桌后，对着花名册开始点名。保山耐心等待着，看着一个又一个应试者走了进去。突然，一个声音惊破了他的不安：“刘保山！”是站在蓝顶子旁的一个书办模样的人高喊的！

“有”！刘保山赶紧答应一声。那官员对着花名册把他上下打量一番，保山知道那花名册上不但写着自己的籍贯、年岁，还写着自己的相貌与身材等特征，所以监门的官儿要把每个举子多看几眼。这时又过来两个徒手的号兵，把保山从头到脚仔仔细细搜了一遍，惟恐有什么夹带。直到没发现什么异常后，那号兵抖丹田气高喊了一声：“搜过！”声音洪亮，十分达远。保山不禁把这位五短身材大胖圆脸的号兵盯了一眼，还顺口说道：“好嗓筒，唱花脸保管好角！”话一出口，周围大哗：此时说话已属不妥，举子说出此话，更涉狹邪，有亏品德。监门官又重新把这位举子仔细观瞧，只见他中等身材，骨骼清癯，透着一股书卷的空灵；再往脸上看，长方脸，浅眉毛，细眼眼，一个笔直的鼻子，真如悬胆，很好看，两片薄嘴唇紧闭，嘴上无须，二十三、四岁模样。刘保山见门官紧盯自己，便也张目看了这位胖胖墩墩的蓝顶子两眼。他这一看不要紧，可把这位官爷吓了一跳：只见这位举子双目如炬，细长双睛眸子发亮闪出光芒来！“好一对眼睛，跟小灯似的。”官儿心里说。怎么办？要把事情弄大，报告总负责外帘的王爷，就许罢他的考；把大事化小化无，装没听见，睁一眼闭一眼吧……幸亏这位蓝顶子也是个皮黄迷，反觉得这位举子说得挺准，便采取了小事化了的态度，只说了句：“还

不赶紧给我进去！”说完用朱笔在花名册刘保山的名字上点了个红点，并随手给了张浮签上写有刘保山名字的考卷。

刘保山无暇再欣赏，一撩长衫衣襟，跑进了大门，抬头看见上有墨写“贡院”匾额的第一道龙门。为什么叫龙门呢？龙门本是个地名，在今山西河津县和陕西韩城县之间的黄河两岸上。这里水流湍急，鱼类到此往往被阻，难以逆流而上。传说鱼如果能跃龙门，便可以变化成神龙。赶考的举子都渴望通过贡院考试高中黄榜来个跃龙门鱼龙变化，所以把考场的门称为龙门。头道龙门之内，是考官组织监考的地方。二道龙门及三道龙门之内，那是决定试子命运的致命所在：有众多同考官阅卷和一位大主考及两位副主考评审、阅卷的至公堂，会经堂，戒慎堂，衡鉴堂等高大殿堂。而在头道龙门与二道龙门之间，便是一排排低矮简陋的考棚，也叫号舍，分东西两块，称为东文场与西文场，有近一万间，密密麻麻排列在贡院内。号舍每排有几十间，排与排之间形成狭长的小巷，每个巷口有用《千字文》“地、黄、宇、月……”编写的号数。有人要问，《千字文》开头不是“天地玄黄……”吗？对。不过当时规定，天、玄、帝、皇、圣人名讳以及数目文字和凶煞诸字均不可使用。每个巷口设一个栅栏门，等这排的号舍全进去了举子，栅栏门就被号兵关上并上锁，不到的时间，这个锁是不能开的。倘在这期间发生火灾，里面的百十号举子也只有干等着挨烧，锁是不能打开的，否则那是破坏朝廷取才的盛典，谁也担不了这个沉重。有清一代就曾经有一位赶考举子不慎将火烛打翻而失火，结果这一号棚的所有举人都被活活烧死。

今天所有的举子都是故地重游，知道这里边的地狱般生活，全都十倍机敏加小心。进去后头一桩便是“抢号”。原来在清国强盛时期，每位考生都有规定的座位号，但到了清代后期，国力衰弱，这一规定已然名存实亡，所以抢号便成了众斯文举子考前的头等大事。那么，为什么要抢号？也就是抢到了什么座位最好？又什么座位最不好呢？刚才表过，两排号舍之间形成称为“号巷”的小巷，并设栅栏作门。号巷门口还设有水缸和号灯，供这些举子白天

饮水，夜间照路；巷尾放一粪桶供考生大小便，挨着粪桶的号舍有个雅号叫“粪号”。那么号舍究竟什么样呢？是一律南向，高六尺、深四尺、宽三尺的小房，只是南边既没门也没墙，是洞开的。东墙和西墙在距地面一尺半和二尺半之间，砌着两层砖托，上面铺着两块叫“号板”的木板。白天考试时，上面号板作桌子答卷，下面号板当凳子。夜间，两板并放下层，考生就蜷缩在上面睡觉。每闱考三场，每场三昼夜，共计九天八夜，考生吃的就是自带的干粮，睡的就是那两块木板，食宿答卷做文章都要在这鸽子笼大小的号舍中进行，所受的罪可想而知，不死也得脱层皮。既然号舍每间如此，为何还要“抢号”呢？您想，巷口的号舍没有挡头，更易受风雨侵袭、太阳暴晒，而巷尾的挨着粪桶，臊臭弥漫，令人窒息，所以中间几间号舍是最好的，抢的便是这些号。

保山一进头道龙门，便提起考篮和众举子一道狂跑抢号。他是经常票戏的，仗着腿脚灵活，一下跑到东大号的“盈”字号巷内，占了中间第五间号房。这时，众举子也都抢到了较好的号舍，只剩下一头一尾两号。就在此刻，一位六十多岁胡须皓然的老举子，气喘吁吁地也赶到了。保山是个血性汉子，见此情景也来不及多想，提着考篮跑出号舍来到老人面前，用手一指中间的号舍：“请老前辈速到那厢就坐，我年轻不怕……”说罢，就将老举子的考篮提起，飞跑至自己号中放好，又提起自己考篮，也来不及听那老前辈的感谢之词，走至头一个号舍内就坐。片刻，号巷内又溜达进一位睡眼惺忪的年轻举子，他好像早有所料似的，一步一步走向巷尾的“粪号”。这次刘保山没有再“让贤”了。

此时天已大亮，只见号巷内突然来了位带着四个号兵的号官，手里拿着花名册，把号舍内的考生逐个按花名册上登记的年龄、籍贯、体貌特征一一核对，确定无误后，再在发给考生考题的纸上盖上签章，考前的工作就算完毕。等到这拨人退出后，号兵即将巷口的栅栏门紧紧关闭并加上一个大铁锁，要想再开，势比登天还难。

刘保山看这发下的考题，头一场是有关“四书”中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和《大学》内容的试题四道；二场是有关《春秋》经中试题三道；

三场是有关策论题五道,以“清明”为题五言律诗庚青韵等八韵八首。别看刘保山平时并非苦读圣贤经典之人,但他记忆力极强,有过目成诵的天赋,所以,尽管这些“四书”、“五经”只是在考前临时磨枪背了两遍,却牢牢记在心中,因此这些试题不在话下。四篇“四书”文,三篇《春秋》经文,按八股文的格式:破题、承题、起讲、领题、起股、中股、后股、束股及落下等讲究,每篇都是不多不少七百字,完全符合规定。保山乍写起来,便觉颇为顺手,意理相间,一气呵成,而且注意避写庙讳、御名及孔圣人讳;字迹真切刚劲,一手的好馆阁体。此外还留神抬头的规格,通篇试卷上也没有涂抹圈改,也没有落下墨迹“染卷”。总之,都是那样圆满,那样顺遂。第三场策论,保山每篇都切合主旨、言之有物,而且每篇写满三百字;八首诗用了八个韵,平仄协调,文采斐然。刘保山在这九天八夜栖身于鸽笼之中,虽然生活上吃了如囚徒一般的苦,可是心中痛快,称得上是三场得意,自觉一试中的,不会有差。

刘保山是第一批交卷的考生。第九天下午申时(三点至五点),考场中敲响云板,贡院外放出三声号炮,第一次交卷的时间到了(以后每过半个时辰再交一次,共三次),号巷的栅栏门打开了,保山将考卷上写有自己姓名的浮签揭下,看看自己的号舍座号也写得清清楚楚,便来至第二道龙门内至公堂上交卷。一个戴亮蓝顶子的受卷官收了卷子,并给了保山一块小木牌,这无异于现在的通行证。保山等少数头批交卷的考生,来到贡院门前,只见大门已洞开,许多号兵排班站立,他们是收一牌,放一人出去。保山与大众一起,交了木牌,鱼贯走出贡院那两扇朱红大门。

此时,阳光未落,春风和煦,刘保山深深地吸了几口气,心中别提有多痛快了,他想撕去伪斯文,扯开嗓子唱两句,可还是克制住了。但他总觉得嗓子眼儿堵住点东西,想一吐为快,唱,太张扬,念两句对总可以了吧!于是他抖丹田气,念出两句脆生生的对:“打破玉笼飞彩凤,扭断枷锁走蛟龙”!哈哈,再来一回抚掌大笑……

一路小跑回到了保身堂药铺,刘光祖夫妻看见侄儿平安而归,